

# 地方派系的政黨支持變遷模式之研究---以基隆市個案為例

## 訪談記錄

【受訪者】：立法委員劉文雄

【訪談者】：高永光教授

【地點】：台北市濟南路一段三之一號（聯合辦公大樓）八樓 807 室

【時間】：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（星期一）am 9:00

高教授問：（以下簡稱問）您如何進入政治圈？

劉文雄答：（以下簡稱答）我是從民國七十年就參加基隆市的一些政治活動，我開始不是很願意參加，是由於當時的市長張春熙為青商會會長，我是青商會會員，這是第一個關係；第二，則是由於張春熙曾是中正高中校長，我們家的小孩都讀中正國中，我父親也當過家長會會長，很自然地便有這一層關係，所以剛開始我是幫他開車的，開了大概兩個星期之後，沒有吃過競選總部一個便當，其實也不知道那兒有便當啦，當時我們二、三個人跟著他跑，跑完以後便很高興地自己去吃飯，把它當作青商會的活動，沒想到後來，就當了張春熙的機要秘書。

問：當時是否有人認為張春熙張市長是屬於蘇德良派？

答：基本上他們看起來是屬於張派，好像是與張振森、蘇德良算是一派的，因為在臺灣的政治中，當選的縣市長都算是主流派，其實那時已經是陳正雄當市長，所以蘇派應該回到所謂的張派，那時的張派跟當時的文協（台灣文藝協會）有點關係，也可以把他歸為蘇派，但嚴格講是跟張派有關係。陳正雄當時選市長是很意外被提名的，他正好趕上那一波「吹台青」〔高：救國團的〕，對，那一批是由李煥找的，最早他是張春熙競選的秘書長、幕僚長，沒想到後來是陳正雄被提名，所以從此以後張春熙個性大變，變成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繩」，個性變得很小心、保守，也就是當時他在爭取提名的時候，他身邊的人

反而被提名，之後就開始有所謂的「陳派」，而「陳派」後來也刻意地讓柯水源接市長。因為柯水源選省議員時把謝修平打倒，當時是因為謝修平認為他的票太多了，所以國民黨把票撥給柯，當時國大代表陳阿蘭等人都是幫謝修平，後來他們就跟當時的主任立委王正雄說，如果謝修平選輸，大家都要跳河，王正雄說好，選舉結果謝選輸了，許多黨員就開始鬧，本來要鬧翻了。可是在這之前，謝修平跟張堅華是省議員，他們都是大老第二代，也就是謝清雲、張振森的第二代，所以後來張堅華沒有被提名，事實上我認為閩南的這票人就有點轉移到周滄淵，所以造就了周滄淵。後來陳正雄就支持柯水源選上省議員，當了一屆之後，剛好碰上市長改選，陳又有意思讓他去提名，可是聽說〔這是野史啦，沒有經過證實〕沒想到提名時，到了經國先生那兒，一聽說柯是陳正雄的人，便被拿下來了。後來因為柯水源沒有選市長，也不選省議員，當然中間有些過程，所以後來就由林水木出來選，〔高：這是民國七十年的事〕，對，林水木當時是基隆女中的總務主任，他是因為後備軍人的關係，跟柯水源有聯繫，所以就讓他去選，之後便順利選上，而且當了兩屆。張春熙市長競選連任時，柯水源違紀競選，沒有選上。等到林水木兩任省議員結束，張春熙八年二任結束，林水木接下去選市長，那時候我運氣很好，去選省議員，而且選上了。我那時候怎麼會選上的呢？那時候我什麼都沒有，沒有錢，也沒有所謂的政治背景，〔高：那時候是民國七十八年〕，是，我了不起只有一個機要秘書的背景。張市長非常保守，甚至反對我出來競選，當時有個初選，是關中先生主持，那次讓很多人有出頭的機會，我就是在那次初選拿到第一名，跟那時候本來已經預備提名的市議員王翔鐘，後來相差 305 票。這是第一次，很悲慘，我從來不知道選舉要花錢。基隆市選舉的所謂「花錢」，是指基本費用的開銷，因為我過去在市政府服務的時候，看到的花錢，好像不是花自己的錢，市政府無形之中便把它支付掉了，包括張堅華的選舉也是一樣，他的很多費用好像市政府就幫他付掉了，當時的感覺是這樣的，所以我自己選的時候，很意外自己還要花錢。民國八十一年立委選舉，李進勇

加入了，當時他與周滄淵一起提名，國民黨當時提名何聖隆與張堅華二人，沒想到周滄淵這一個政壇老將輸給了李進勇，在民進黨內部周就輸給了李；此外在國民黨方面，當時我擔任張堅華的競選總幹事，沒想到我們票太高了，高到差了一千多票讓何聖隆落選，因此造就了一個李進勇。沒想到事隔四年多，民國八十六年選市長時，我與李對上了，所以我自食惡果，落選了。再往回溯到民國八十二年林水木競選市長連任的時候，那時候張春熙市長幫他排除很多想出來參選的人，換句話說，雖然林做的不好，但那次他是一人競選，他和王拓第二次對壘，票數差距不大，但林水木還是當選了。可見，國民黨，現在稱為泛藍軍，只有一組人馬，一對一的選舉恐怕還是泛藍軍比較佔優勢。

問：依您看，現在基隆市的地方派系還有影響力嗎？

答：沒有，事實上都沒有了！其實最後的派系應該只剩下謝家這一派。謝家這一派為什麼還能維持這麼久，真正講起來是因為它有一個金融單位〔高：二信〕，對，正因為它一個金融單位，加上它有一個學校：二信中學，所以感覺上維持一堆人，可是真正動員能力是可以評估的，因為當時謝修平跟我一起競選的時候，都輸了，可見還是要看情況、看人選。當然也正因為第一次選省議員時所埋下的因，我的文宣中曾罵他的這一段不愉快，所以對我的選舉他始終不能放開來幫忙我，包括選市長的時候，不過，最近的關係比較好。

問：像謝修平、張堅華、陳正雄、柯水源他們還是維持某種程度的活動力，下面還是有人？

答：現在還有活動力的是柯水源，他維持的活動力蠻大的，他年紀很大了，所以還有活動力已經不容易了，但他的力量也不大了。

問：那他的 power base 是在那兒呢？

答：他基本上是後備軍人和教育界，但是教育界的影響力現在比較小了，

畢竟他離開將近二十年了；後備軍人這邊因為曾經有過變革：後備軍人從警總，變成海巡部、海巡署這種轉變，而且團管區的輔導方式變成輔導後備軍人而不輔選後備軍人，所以他成立的一個青溪聯誼會，這等於把這個力量轉移到他這邊來，但這個力量能維持多久，我抱持著懷疑的態度，因為過去可以從這些地方產生候選人，現在很難，只剩下一些老議員，還靠這些東西，其他新人要靠後備軍人上來，很難，政治生態一直在變化。

問：那民間團體呢？像聯姓會、得意堂…等呢？

答：基隆市過去稱這些為俱樂部，這些是由國民黨輔導的，得意堂被納編在這裡面。宗親會大的力量不大，但中元普渡則辦得很盛大，我是覺得有個原因，由於基隆市太小，所以這個關係過分重疊，無法做非常明確的區隔，甚至連本省、外省人都無法區隔，〔高：本省人佔80%〕，對，所以只能靠平常經營。基隆市很有特色，從過去所說的張派、蘇派、陳派，到後來又有一個小張派，就是張春熙，到後來又因為張春熙太保守，後來又變成林派，因為林水木當選，然後蘇德良前幾年去世了，所以張派也沒有了，小張派也只剩我一個人了，我有什麼派？我什麼派也沒有，每次選舉都沒有我，叫我打仗的時候就有張派，所以我很可憐，我沒有派。

問：許財利現在大家認為他是什麼派呢？

答：他沒有派，他是不小心當選那一派的。他也有他的特色啦，其實我們不可以因為他沒有學歷而看不起他，正因為他什麼都沒有，他能夠從里長、議長，一直當上市長，他有他的運氣和堅持，堅持到最後連我都願意不跟他競選。依我兩次的經驗，他會認為他一定能當選，其實我這次參選，他還是可以當選，所以你可以認為我比較有智慧，或認為我比較膽小，我就是不願淌這次渾水。也有人事後說我這次參選會當選，李進勇就很大意，但倘若我參選，那情況會改變，所以我不認為我決定的是錯誤的。

問：您的退選是基於政黨內部的考量？還是派系居中協調？

答：沒有派系居中協調。我是完全基於要讓民進黨下臺，因為他幹得不好，同時我還有幾個想法，第一，國會選舉對親民黨還是蠻重要的，不過當時沒想到有四十六席，當時只想到如果剩下三十席、三十五席的話，怎麼辦？總要有幾個比較熱心的人在裡面，我算是比較熱心的，當然，宋先生的同意也是很重要的；第二，我認為反正我在基隆很久了，事實上前一段時間，憑良心講，國民黨還是有給我機會，但國民黨幫忙我多少，那是另一回事，但我也幫過林洋港、宋楚瑜，如果這次讓許財利當選，很多過去對我有點不滿的忠貞黨員，或許能化解一點。這次立委選舉就可以看出來，事實上，雖然有些人認為我應該可以到六萬票，其實我覺得已經很好了，我什麼都沒有，也沒有組織、也沒有錢，能夠選到這樣，已經不簡單了。〔高：從頭到尾您的民調支持率一直很高〕，對，而且我這次選舉連跑都沒有跑，我只有象徵性地做幾次造勢活動。

問：漁會現在還有影響力嗎？漁會前一陣子鬧得很凶。

答：漁會那時原來是兩個姓謝的在拼，謝守男與謝建政，之前是姓謝的與姓賴的在拼，但是謝守男與謝建政都是現任議員，他們也曾經因為選理事長，雙方非常不愉快，這次便找代言人出來競選，本來謝建政與張通榮〔現在國民黨書記長〕是同一派的，換句話說，其實他們跟二信的關係蠻深的，〔高：謝派〕，對，基本上來說，因為他們曾經一個當過議長，一個當過議員，在很多的資源上共享，所以感覺他們是一派的，不過，沒想到這次的選舉本來謝建政要支持張通榮，後來謝建政抽腿，後來幫忙現在的游日興游理事長，游理事長其實沒有派系的，他的出身是拖網協會，拖網協會是一個非常認真去經營自己內部的工作，譬如小包裝、分級包裝、承銷工作；此外，拖網協會也非常積極從事兩岸的漁事合作等問題。所以事實上，它比漁會、區漁會的力量還大，且有向心力，民眾對它感覺也比較好。游日興的前任是江

鐵良，江理事長把拖網協會做得很不錯，所以游日興接了以後，雖然游本身條件並不是很高，但他很熱誠，所以無形中就掌握一些資源，謝建政是當時區漁會的理事長，看清楚這一點，便幫忙他。其中區漁會還有一個轉折，大概在三、四年前還欠員工薪水，且將近十年沒有調薪，因為沒有收入，且漁業景氣也不好，但是宋楚瑜和我把碧砂漁港整頓很好之後，有四十個攤位，光光這個收入，區漁會每年可以多收入八、九十萬，薪水也可以調高了，變成它最主要的收入。不過在爭取的時候，大家都用假代表、假漁民、假會員，那時候查的很嚴重，但後來又沒事了。無論如何，漁會選舉是很複雜，但是他對基隆市的影響力只有一部份。

問：所以在實際選舉的時候，漁會本身還是有辦法動員？

答：有，但是還是要看人，有些人如果想靠漁會，漁會也不敢，因為區漁會理事長底下有其他派系的人當理事、監事，他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幫忙，所以他只能動員他底下自己部分的人，漁會就很明顯變成分兩邊，如果現在游日興上去以後，可能會有三邊，所以漁會不足以影響當選與不當選的人，然而它是可以去幫助某個人，這是有的。

問：所以即便到目前為止，地方派系的力量還是存在的？

答：有，譬如說在和平島、八斗子這一帶，這一帶就很清楚有漁會的派系，對於漁會的選舉、市議員的選舉，就很明顯有派系的力量存在，但是大選區的選舉，就是政黨的對決。

問：所以依您來看，市長的選舉就是政黨的對決？

答：對，政黨政治的對決，沒有什麼派系的問題，基隆市的派系大概我認為很難了，講是講要靠那個派系，但是就大型選舉，任何一個派系不足以讓一個人當選。

問：過去的選舉中，國民黨能不能夠整合派系？

答：國民黨可以整合，最後還是可以整合。

問：那國民黨基隆市黨部主委潘主委這次有無整合？

答：他沒有整合成功，我可以舉兩個例子加以說明，第一，謝修平最後才跳出來幫許財利，還是因為連戰的關係，他不好意思去違背連戰，因為連戰有台灣玻璃的這一層關係，謝的太太是林曼麗，林曼麗是林伯石〔謝家的第二代在劉委員的辦公室幫忙〕的女兒，林伯石與連戰是結拜，所以他也幫謝修平拉到這個圈子，所以他的第二代與連戰很好；第二個例子是徐少萍，市長選舉中許財利拿十萬票，但徐少萍拿不到三萬，可見沒有輔選嘛！這就等於說林水木做了兩屆省議員、兩屆市長，徐少萍做了兩任立委的那些朋友的票，加上一些看了國民黨就投票的那些人，沒有超過三萬人，可見潘主委沒有輔選的能力，也沒有輔選成功，那您一定會想說，許財利為何會有這麼多票？還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反對他，我站了幾次台都在罵李進勇，在最後一場的造勢晚會，我們在台上說我們會支持有能力的人，我們也沒有說我們不支持許財利，而且親民黨有個文宣：「十萬張選票『宋』進立法院」，這無形中，在基隆來講是幫了許財利，正好他也得了十萬票，可見泛藍軍在基隆市只能有一組人馬出來競選。

問：在東森的民調中，大概有八成的選民會支持許財利。我想這是關鍵，如果親民黨有一些負面的表述的話，影響就很大。

答：當然我受的壓力比較大一點，因為我退選。當時TVBS有一個烏龍的報導，說我已經全力支持許財利，沒有，但我沒有反對他倒是真的。當時我不參選市長時就有很大的壓力了，而且有人放話說我已經拿到好處，所以許財利當時要我幫他站台，我說我不會反對你，但是要我幫你站台有困難，原因是如果我去站台的話，我的政治人格從此大概就會破產，但是我私底下不罵你，我去罵李進勇，代表的意義是一樣的，而且我既然不參選，其實就是在幫你的忙，已經很清楚了；而且當時我也沒有跟他談好，如果我不參選就怎樣，沒有，我已經相當程

度暗示我支持誰。當時還有一個狀況，有一段時間國民黨不斷在批親民黨，所以宋先生就很火大地說要賴弘明〔親民黨組織部副主任〕出來選好了，後來我一直勸賴說，如果你真正對這個沒興趣，那你考慮一下，我都已經退選了，如果你真的要參選，那我們就拼，但這有沒有意義！？所以後來他也退選。我們不要成為破局的人。我們再回到徐少萍那段，其實這次立委選舉，民進黨與國民黨都輔選失敗，民進黨有市長搭配選舉，理論上李進勇扛著他就可以當選，至少應該可以拿到市長的八成票或一半的票，王拓拿到了四萬票，雖然蠻接近的，但還是不夠，因為周滄淵過去曾拿到了五萬五千張票，當時有三個人競選；國民黨也是如此，它有市長搭配，至少拿一半以上，至少有五萬票，但是徐少萍拿不到三萬票，可見黨機器的輔選顯然還是因人而異，我想跟主委無關，是候選人的問題。當然這次選舉之後，基隆市潘主委一定是很高興的，向中央邀功，認為他收復失土，其實我認為功勞不是在他，而是在泛藍軍的攻勢。

問：他的意思是說，中央始終沒有看到基隆市會贏，所以從市黨部來看，他的功勞是很大。

答：他沒有看清楚，因為如果他能看清楚，國民黨就會提名他嘛。許財利當時非選不可，他也勸不下來。最早當時宋先生與連先生的默契是希望我出來參選，但後來他勸許財利不成，加上後來有幾個縣市鬧翻了，本來是三三，後來一個都沒有讓給我們，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就有賴弘明那一段。他既然勸不下許財利，跟黨部會不會輔選是兩回事，黨部根本也不看好他會當選，連潘主委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會不會當選，他到後來還一直問我們許財利到底會不會當選。在文宣方面我們還幫很多忙，其中包括一張出國的文宣，李進勇在三年半之內出國二十四次，一個新任的市長，出國二十四次，簡直離譜到極點，我前陣子說給蘇貞昌聽，蘇貞昌嚇壞了，他說他只出國四次。相對於張春熙，他在第一任的時候出國四次，相對於林水木，他第一屆出國十次，李進勇當然算是離譜。當然第二任可能會多一點，像張春熙在

第二任時出國八次，兩任加起來是十二次；林水木在第二任時出國三十七次，如果照這個比例來看，可能李進勇若當選第二任的話，就會出國五十次了。幾乎每兩個月出國一次，太離譜了，還有當天來回的。出國的多寡，就可以代表那個市長投不投入，其實沒有市長，基隆市還是會往前走的，可是這個都市之所以要有一個市長，就是需要他的創意、有些不一樣的領導風格，可以讓這個都市有新的風貌；如果說基本條件都沒有，再加上市長不投入，這個都市就會完蛋。更何況基隆市很小，發展的面向十分有限，尤其國民黨四、五十年來長期執政，礙於政權的鞏固，刻意地讓法律有點不受重視，包括違章、都市計劃……等，再加上前瞻性不夠，所以這個都市的發展，有其侷限性。基隆市的幅員是 132.7528 平方公里，其中有 62% 的土地是屬於非都市工地，95% 的土地是山坡地，只有 5% 是平地，可是 85% 的人居住在 5% 的土地上，這 5% 的土地分布在基隆市沿岸平原，以及基隆的港埤地區，港埤地區大概有四百多公頃，所以它的生活機能很差，我們可以看到山坡地上仍有許多違章建築、舊房子，當然有些蓋新房子了，可是道路有許多問題，過去連摩托車都不行走，現在可以，但是不少道路都曲折蜿蜒，所以這個都市，第一，漂亮不起來，第二，機能不好，很擁擠。曾經有人想用土地更新的方式解決問題，但是這種方式很難做到，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人與海爭地，本來腹地就很小，從東岸、西岸、南岸來看，上岸之後 200 公尺的距離便碰到山，所以這個港口發展的腹地很小。基隆市如果沒有基隆港，只不過會像金山、萬里一樣的小漁港而已，正因為有這個港，它才能變成都市，民國三十八年的時候，台灣將近 85% 的人員、物資都是由此上岸，所以當時基隆有十三家酒家，有好幾家舞廳，可見當時的盛況，可是就是因為它沒有作長期的規劃，就永遠維持這樣。這幾年我們爭取可以挖深航道如旭川河和碼頭，可是台北淡水港若起來，基隆又會更沒落。簡單說，基隆市的發展長久以來因為政治的因素，沒有前瞻性及魄力地去開發，所以這個地方最大的問題便是交通問題，沒有所謂的外環道路，也沒有很多的聯外道路，所以它的交通永遠是打結的；再加上

鐵路造成這個都市的發展有被切割的感覺，所以都市發展有一部份是落後的，現在鐵路重點不是放在基隆，只剩下軍方火車兩班次，鐵路廢掉的話，基隆還會有機會。現在所談的都市發展的問題，事實上就是因為我們的市長是民選的，前瞻性不夠，例如我們並沒有要求許財利許市長對基隆市有一個很大設計；林水木市長很顯然也沒有提出很大的都市設計，當時只有一個基隆市擴大都市計劃的看法。

問：那是第一任的時候？

答：連任的時候提出來的。

問：對，是在您第一任時提出五堵、七堵的方案。

答：是的，當時我提出來的時候，他不接受；然而在他選連任的時候，就把這個當成他的政見。這都無所謂，因為基隆很小，每個人的看法到後來可能會趨同。很遺憾的我當時也爭取錢給他，結果他下任的時候，只進行到一半，到了李進勇這四年，便停頓下來。這整個計劃是請新加坡亞斯博的規劃公司處理的，宜蘭冬山河便是該公司規劃的，劉泰閣是以前新加坡住宅房屋發展局局長，所以當時民進黨的幾個縣長便請他做規劃，基隆市、新竹市也請它做規劃。前後兩任市長都犯了相同的問題，他們去找亞斯博說這邊有一塊地，請您幫我變換一下，亞斯博就不高興，便不想幫他變，業主要他變，設計者不幫他變，業主就火大了，要他慢慢等，慢慢拖，就這樣耽擱掉，好可惜。

問：依您看，基隆市現在是否仍有族群的問題？

答：這要看人。像我，我不是新黨，可是我有新黨的感覺，而且當時我依直幫林洋港、宋楚瑜，所以無形中有些長輩的票是跑不掉的。

問：您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？

答：我是外省人，浙江人，所以我是很特殊的，以後不會有我這種人，我不選就沒有了。有一群新黨的支持者，也轉移過來，而那些人也不見

得是外省人。尤其是基隆與台北那麼近，通勤的人口四到六萬人，他們不看基隆的報紙，只看台北的報紙，這些人認識趙少康，比認識許財利還熟，認識陳文茜比認識基隆市的候選人還熟，他在基隆市不參加廟會、聯誼會、召集會，頂多去參加同學會，他們在基隆的互動很小，所以這些人投票只投給他們想投的人，根本不受黨派的影響，這些人是候選人當選與否很大的關鍵，這部分是第一。第二，基隆市有三個新社區：暖暖、七堵、安樂區，這些地方增加許多外來人口，尤其是安樂區，這些區由以前應當選四席市議員，到現在增加至七席，可見外來人口增加很多。這些人口根本與基隆市沒有直接關係，也沒有地緣關係，只有居住、投資的關係，所以這些人的選票是不受地方派系、地方政黨的影響，只憑自己的喜好。接我剛剛所說的，新黨李彌如果繼續堅持出來參選，這次他會當選，他出來競選的話，我的票就會減少。

問：我認為新黨階段性的任務已經結束了。

答：您的說法與李新相同，也與我身邊幾個新黨的朋友說法一樣，都認為新黨階段性已經結束，任務完成了。當時選舉結束之後，郝龍斌曾經找過宋先生，希望立刻整合，宋先生說：稍等一下，一方面不要那麼現實，一方面宋先生留一手，認為子彈讓他們去擋好了，只要打統派的子彈，讓新黨去擋，所以就高老師您所說的，也擋得差不多了，現在好像在談統獨問題的人，就是一些傻瓜，包括這次陳水扁所提的一些 issues in Taiwan 的議題，在野黨罵照罵，但是最後還是同意。

問：像這次馮滄祥也落選了，當時我和李炳南說，新黨主要任務就是站在極右，擋打統派的子彈。

答：他雞蛋丟錯了，這一丟，把台聯的聲勢給打了起來。所以選舉就是這樣，如果不丟雞蛋的話，新黨可能還多一點票，台聯黨的票也不會那麼多，會低一點，這可能是台灣的命吧！兩岸也是宿命，最後一把賭注，就是在二年三個月後的事了。

問：2004 是關鍵？

答：對，我認為 2004 是最後關鍵，如果贏的話，以黨派的勝算來看，國民黨、親民黨就可以整合或繼續生存，但如果輸了以後，不管是宋先生或國民黨的人出來選，這些立委最多還可以再選一屆，因為 2004 年總統選舉之後不到七個月就選立委，可以轉移悲情，可是，恐怕這兩黨的命運便到此為止。

問：從學界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。2005 年是個關鍵，然後接著 2009 年，因為 2005 年中共兩艘航空母艦全部成形。

答：那時候台灣國防力量的質與量會輸他們。

問：2005 年大陸對台的飛彈系統將會建軍完成；2009 年長程飛彈，也就是衝破大氣層的飛彈也會完成，屆時美國便會有所忌憚。我們認為 2005 年的可能性會少一點的原因是因為北京 2008 年要辦奧運，2009 年就毫無忌憚。

答：是，2004 年陳水扁的表態就很重要，黨倘 2004 年陳水扁的表態是比較靠近「統」，當然這些問題就會解決；但是他若沒表態，而那時的經濟還不好，我也不認為台灣老百姓會繼續相信他，同樣的情況，對岸也不見得會再讓這樣的情況繼續存在。我看中共也沒有刻意要馬上統一台灣，但是若兩岸領導人的智慧都不夠的話，這種情況就有可能發生。

問：中共目前的重點放在西部大開發。

答：對，由沿海資源轉進內陸。總之，我認為 2004 年總統大選對台灣實在太重要了。

問：泛藍這邊要有高度的智慧。

答：很難，因為親民黨崛起太快了，而宋楚瑜使始終是大家共同的敵人，

是國民黨內部很多人的共同的敵人，雖然他在國民黨內還有隱藏的朋友，可是這些人聲音畢竟是小的。我那天看陳宏昌、徐中雄等人，他們不指親民黨，他們直接點名宋楚瑜，可見將來要與宋楚瑜合作，即便是當事者，都不見得能整合。

問：國民黨裡面有阻力。

答：只能期待將來民眾覺得不要再作第二次錯誤的選擇，或許會自動棄保，否則機會很小。

問：所以國親兩黨有一個共同的大問題，除了第一代領導者之外，第二代領導者太急著跳出來。

答：互信太差了。

問：第二代領導人之間怎麼建立一個合作的機制，這很重要。第一代的恩恩怨怨，第二代就把它割掉了，要有這種機制在。

答：現在這些領導人的個性，像宋楚瑜就是「事緩則圓」的個性，他從大內高手到現在就是這樣，然而「事緩則圓」在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，有時候是慢一步。

問：依您看，基隆市我們還可以再去訪談哪些人？比較關鍵性的人物且對狀況比較了解，比較能夠 up to date 的人。

答：謝修平是一個可以訪談的對象。

問：老市長張春熙呢？

答：太保守。

問：柯水源呢？

答：柯水源也是蠻保守的，但會講一些。郭明通也可以，但他也許會有點偏差，因為他對許財利恨之入骨，他可以談一點。其實基隆市可以找

一些老一輩的主任秘書，例如黃維榮；比較新的，現在的主任秘書也可以談很多事，只是他是公務員，不曉得他敢不敢講，他以前也擔任過黨部的主任。

問：那民間團體呢？

答：社團，如宗親會，層次都不是很高，其他人又太年輕。信義區民眾服務分社的主任賴連成，他也多少可以談一些，不過，他對國民黨比較清楚。周滄淵太保守，不知道他想不想談，他目前經營一家私人圖書館〔周氏圖書館〕，在兵役科旁邊，周了解李進勇之前的事。但李進勇之後真的沒有很恰當的人。王燈輝也只知道一部份的事，他本身參與的不多。以前李進勇的第一任機要秘書楊家輝，有是林番王的機要秘書，當時我選市長的時候，因為林火木與他有乾親家的關係，所以他就跟著進基隆市政府，他可能也可以談一些民進黨的事。此外，國民黨老市長張堅華就太保守了，什麼事話到嘴邊就留了好多句，而且他對謝修平非常的不滿。

問：王明遠不知道他了不了解？

答：他大概也只知道我在做機要秘書的那一段，後來他就比較沒有參與，他曾經在基隆擔任過書記執行長。另外，市黨部執行長秦晴，他蠻深入的，而且蠻客觀公正的。太年輕的人都不太了解，郭正通可以，因為他很年就當市議員，他在陳正雄時代就當議員。

問：要往回知道蘇傳良、林番正時代的事，黃文榮合適嗎？

答：他會非常清楚，因為他就在高位上看。

問：他最近退了？

答：退了大概三、四年，他的女婿好像就是在中國報工作。不過要趕快，趁他還記憶清楚的時候。

問：台灣地方政治是需要口述歷史的。

答：有些人只知道一部份，但像黃文榮那麼恰當的人很少。他最早是在市黨部擔任書記，後來當過蘇德良議長的秘書，後來蘇德良當市長，他便去當蘇的主任秘書，後來陳正雄當市長，他又當主任秘書，張春熙當市長，他也當主任秘書，林水木當市長，他仍舊當主任秘書，最後林水木連任後不久，他便下臺了。所以這個人可以訪談的，他是民國十三年出生的，非常清楚基隆市的問題。

問：中央研究院只做台北市和高雄市的口述歷史，我認為是不夠的，二十幾個縣市，也應該做口述歷史。

答：而且趁現在要趕快，現在還有七十歲左右的人，都還懂一些，例如，我們對蘇德良那一部份就不是很清楚，而與蘇德良同輩的人，剩下也不多的。張堅華可以講，但他有一點兒不進入狀況，他有一段時間沒有參與，所以他會遺漏一些問題。黃文榮很保守，但只要您不問太尖銳的問題，都可以談。秦晴是民國六十幾年基隆市黨部工作了。朱甌大概可以談 81 年以前的事情。基隆市很小，您多做幾個訪談，交叉比對之後，應該可以釐清很多事情。

問：最後要請您可否簡單告訴我們這次市議員候選人中，有哪些是地方派系的人馬？

答：正如我剛剛所說，如果說基隆市此時此刻，大概只有「謝派」算是地方派系，這次基隆市議員候選人屬於謝派的人有：仁愛區的莊榮欽；中正區的張通榮、謝建政；中山區的馬重五；暖暖區的鄭怡信；原住民代表馬賢生。

問：我們收穫良多！謝謝！

答：謝謝您們！